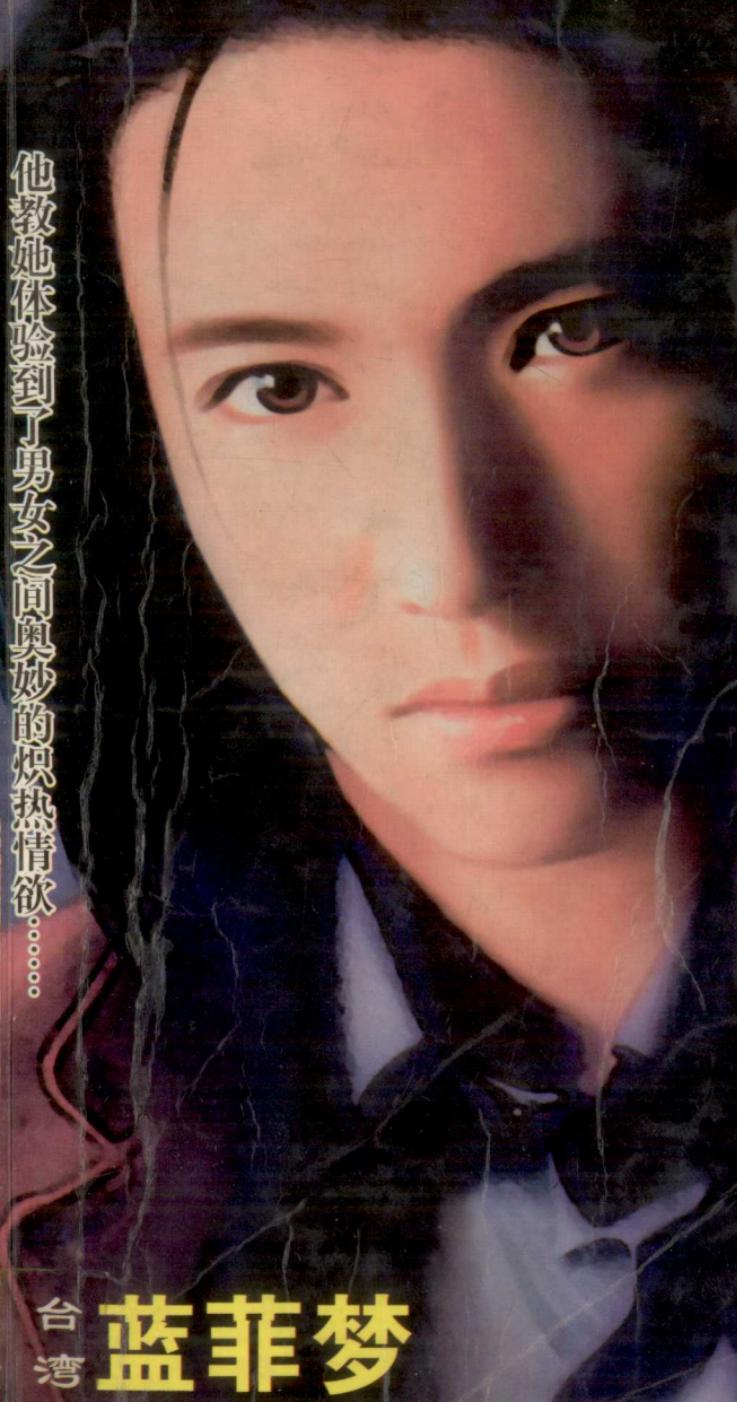




他教她体验到了男女之间奥妙的炽热情欲……

芙蓉姬



台湾

蓝菲梦

1247.5/2214

博
李
詩歌集
藍菲夢

芙蓉姬

蓝菲梦 著



10393359

芙蓉姬

蓝菲梦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8-1-1 第一版

ISBN 978-7-5378-2914-5

责任编辑：李刚

封面设计：符晓笛



000338

心虚系列

芙蓉姬

(台湾)蓝菲梦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8 千字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78-1731-0/I · 1691 定价:9.80元

第一章

来来来，照过来照过来！嗯，大家都到齐了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六——五、四——三、二、一……

抱歉，本人不姓吴，也不叫大维，更不主持“X满秀”。好好好，不点名不点名了，对对对，浪费时间，真的只是在浪费时间罢了，咱们就直接切入重点吧。

诚如上一回中，我在“暗夜紫苏”所说的，世界上不可思议、无法用科学及理性来解释的事之多，真是不胜枚举……

咦？那位举手的先生？

什么？狼人？

不不不，我今天要说的不是这个……红衣服的小姐？

日本妖怪？

百鬼夜行？

我咧拜托，一百个鬼耶，“讲古”的时间那么短，哪来得及呀？

那位绑马尾的小妹妹……噢，对不起，是小弟弟。吸血鬼？噢，下次吧，那不是我今天要开讲的主题。
……没有人猜得出来了吗？

OK、OK，我说重点，OK……好好，不OK了，我说重点就是了。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银白的月轮染上一层淡红，象牙般的光泽受到偶而飘絮而来的乌云遮掩，产生令人心生不祥的阴影。

万籁俱寂。



在这个山拗，在这个仿若遗世独立的小村庄中，一切都沉睡在大地的怀抱中，受到大自然温柔爱怜的呵护。

这种如画仙境，恍若人们梦寐以求的乐土。

两道一高一矮、一强壮一纤柔的影子，悄悄从一栋屋舍中步出。

月光照亮了他们——一名仪表堂堂的男子及身穿暗红和服的少妇，紧绷的脸部线条显示了提心吊胆的状态。

“亲爱的——”即将走出村庄时，少妇迟疑地顿了下脚步，绸缎般黑发滑落到颊旁，衬出肌肤的素白。

“不，不能回头。”男子当机立断地截去少妇未出口的话，指尖从她的眼角掂起一颗晶莹的泪珠。“离开这里，我们的生活只会更好，我向你保证，我们将建立起我们的家——你、我，以及孩子——”

“恐怕不成。”赫然间，火把一束束亮

起，人群像从黑夜的每个角落冒出来，蝗虫般从四面八方一涌而出。

壮丁们手中均拿着长柄锄头或猎枪，虎视眈眈。

男子见状，立即保护性地将少妇拢到身后，心中暗自叫惨。

“‘芙蓉姬’。”一名身形矮小佝偻的老妇缓慢地从人群中走出来，显然颇有地位，其他的人立刻让路。

老妇风霜满面上尽是层层褶褶的皱纹，银白的雪丝绾髻，老得叫人看不出她正确的年纪。

“外面夜深露寒，不宜在外头到处走动，还是请您和美智子及孩子返回屋内休息，准备明天的祭典，江先生。”

只可恶！男子懊恼地直咬下唇。

人海战术最是可怕，尤其当自己是孤军奋战的一方时，那种无助感格外强烈。

由于大家都戒慎着身强体健的男方，因

心

虚

系

列

此没有人注意到看来柔弱无害的少妇正在做什么。

“放开他！”少妇挣开想拉住她的数条手臂，趁大家都不注意时退到人群外的空地，放声大叫，娇嫩的嗓音颤抖得厉害。

“‘芙蓉姬’！”众人大惊失色。
只见少妇将原本抱在怀中的女婴高高举起，声泪俱下。

“谁敢动他一下，我就……我就将这个孩子摔到地上，让芙蓉村永不得安宁！”

“不要哇！”众人吓得赶快放开那名男子，退开好几步，深怕少妇真的一个想不开。

“美智子！”才短短几分钟时间，男人的脸庞已经整个鼻青脸肿、惨不忍睹。

被举高的女婴也被不寻常的骚动惊醒，在冷冽寒风中冻得发抖，哭啼声愈来愈大。

少妇紧紧咬着牙关，眼睛因思考而阖上，再度睁开时已做下决定。“让他走

吧。”丘处机害天跟柔来督医意并入肓处

“不！”男子狂吼，不敢置信少妇的决定。“美智子，我们说好了，我们要一块儿走！我不会下你不顾！”

男子激动地想扑上前去，却在老妇的一个轻轻抬手示意中，被众人又捉了回去。

举高高“我把江先生放了，你们就乖乖跟我回去。”

她能说什么？命当如此啊。

“先让他走。”这一点她要坚持，无论如何，她一定要先看见他平安的离去。

“不！”男子不死心地想追过去，却被一名持枪之人一个不耐烦回头开了一枪，砰的发出巨烈爆响。

人民“噢！”他吃痛地跪在地上，鲜血泊泊从肩头喷流而出。

“美智子——”他发出野兽般泣啸，在空中久久、久久不散……

圖而善思因韻那，先天下善交黎黎以心。
圭卦也。宝央不财与相天相更，土



由二十年后自卧，我由自由自

任惊鸿心情罕见地沉凝，他正美一检视
江中铭所遗留下的物品。

偌大的书房尚兼为摄影室，多得数不清
的照片到处都是。

风景、人物、商业产品、建筑外观，每
个国家的一隅，每场民俗祭典、庆祝的细
节，从高度文明的繁华至原始部落的粗犷

他亦父亦友的忘年之交是个几乎跑遍全
球的摄影师，也是个镜头艺术家，更是改变
他浪荡年少的人。

任惊鸿的母亲是个餐馆女侍，年纪很
轻。他有着一个似乎理所当然的单亲家庭，
他从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觉得有
必要知道。

反正，美国标榜是个自由国家，谁哪管
得着一名三流餐馆女侍一周找了多少人“赚
外快”，是不？



虚心使人进步

虚

系

列

自由有自由的好处，但自由也有自由的缺点，美国正明明白白向世界宣告这两方的优缺。他们号称人权平等，却时常有黑白歧视的事件上演；他们号称维护国际间的正义和平，却也有着贩毒、枪械走私，以及一大堆杂七杂八数不清的事儿。

在纽约，富有的地段的确是一派奢侈堂皇，但贫穷的角落也可是阴暗得无法见光。

那里的孩子很早熟。任惊鸿亦然。虽然他没有参加任何帮派组织，但是却在十四岁就开始喝酒、抽烟、打群架——去他的，他连白粉也试过几回，只不过和别人比较不一样的是：他真的厌倦了那份快感后的空虚，所以趁还没有上瘾前就戒掉了它。

少年的他不特别喜欢学校及书本，却也没有其它嗜好或特长，又不想和街头那帮少年混在一块儿。

他觉得未来惶惶，人生没有目标——

然后，有一天，江中铭带着一身简便的



行头来到他的故乡——恶名昭彰的尖塔城，架起一台相机，在街头巷尾拍每一样东西：红砖剥落的墙面，老旧教堂的生锈大钟，乃至一辆蒙灰落尘的脚踏车，他都拍得津津有味，也因此颇遭人侧目。

“他究竟在拍些什么他妈的鬼东西？”几个不怀善意的少年聚在一起吱吱喳喳。“上回他居然把镜头对着我呢！去，如果不是老子闪得快，谁知道他会拍个鸟屁！”叨着烟的少年狠狠往地上吐口痰。

“也许什么都没有。”一直保持沉默中立的任惊鸿蓦地开口，却只赢得不以为然的嗤鼻声。

“别傻了！”没有人肯信他的说辞。“喂，想个办法教训教训那个人，过来……”召集人瞧任惊鸿居然拍拍屁股地准备走人，不禁警觉道：“你要去哪里？”

“放心，”任惊鸿自是知道对方在顾忌什么。“我只是没兴趣去玩这件事罢了，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会说出去的。”

“好，这可是你说的。”这句撂下来的喊语有着警惕的意味。“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街头生存的铁则，许多事，是眼睛看不到的最干净。

任惊鸿果然没插手这件事。

事发的时候，他仅冷眼站在街道另一边死角，看着为首的墨西哥男孩率众呼啸而上。

江中铭虽竭力反抗，却根本敌不过这群少年的暴力拳脚。

“抢劫啊！”他很快地倒了下来，却犹不死心的大喊。

笨蛋。

任惊鸿摇头，难道这家伙不知道他自己已经算很走运了吗？那名墨西哥男孩上次行抢的对象据说送医不治呢，这回他已经很客气地仅用人海战术，没有亮出刀刃枪械了。

没什么好看的了，拍拍屁股走人吧。



临走前，他又多看了江中铭一眼——这一眼，却让他的脚步迟疑了下来。

那是怎样悲伤恸绝的眼神啊？他不是在惋惜损失那些摄影器材的价格，而是在凭吊一段记忆……

任惊鸿乍然明白那些摄影器材，在旁人眼中也许狗屁不如，对这个人而言却是至宝哪。

咬着下唇，其实任惊鸿恼怒的是自己。见鬼了！他居然觉得这个中年老头很可怜！？

吃错药了他。



气恼持续不到两天，但那股良心不安的感觉却啃噬着他，犹如万蚁钻叮。在无人交战不到一个小时后，任惊鸿踏入黑巷中老CC的当铺。

“要什么？”老CC是个烟瘾颇大的老黑女人，银色拖长的耳环玎玎铮铮的，以怀

疑的眼光打量任何的来客。

“来瞧瞧。”任惊鸿的表情故作漫不经意，当作是偶尔闲逛，晃啊晃进这个店门。

“有相机吗？”他状极无聊东摸摸、西碰碰，拿起一只沾满灰尘的瓷瓶瞧瞧，以冷然应付老CC的猜揣。

“稍等。”老CC拖着脚步走入内室，驼着背的影子像长瘤肿的老马。

没多久，她拎来一袋沉重的东西，放到台面上。

像老CC这种当铺，不如说是黑市赃品转手买卖的地方。任惊鸿敢打赌那名墨西哥男孩对那种专家级的相机没多大兴趣，换到几块美金来花花更为实用一点。

他打开袋子瞄个一眼，果然里面一切原封不动。“多少钱？”

“二百。”老CC先朝他从头到脚扫过一眼才开价。

“二百？”任惊鸿温吞吞，语带轻蔑：



“这种中古货色？”

老 CC 板着脸想拉倒走人，却听到他懒懒的声音：“能卖到一百就不错了。除了我之外，你不妨估估还会有谁有兴趣买这种玩意儿。”

言之有理！老 CC 停了下来。

“一百八十块。”嘿，现实是残酷的。立刻降了十个百分点。

“一百。”任惊鸿一副快睡着的模样，其实紧张得心跳如擂鼓。

“一百五十。”老 CC 又让了一步，开始担心这袋笨重破旧的“啥米碗糕”真的没人要。

“一百。”他也只出得起那么多的钱。

“成交！”老 CC 有点自讨没趣地完成这桩买卖。

太好了，接下来只要将东西物归原主就 OK 了！



芙 蓉 姬

芙 蓉 姬

虚

系

列

如

主

米

米

此

说的比做的简单。 “『曾贵古中嘛女』”

他想了又想，终于特地挑了凌晨时分，
找到了江中铭暂时租赁的老旧公寓门口。

可是——任惊鸿又犹豫了，因为他现在
才想到另外一个难题——

难道就把东西这样扔在门口吗？要是被
其他的人捡走，岂不就功亏一篑了？

那要不，难道还去按门铃说：“哈罗，
先生这包东西是你的吗？嗯，我只是恰好捡
到这个。”还是：“有人托我送这个东西来
给你。”得了吧！我还请他盖章签收咧！到
时候他不被人当小偷，拎到条子那里毒打一
顿才怪！

他开始觉得自己当了一回傻瓜。

算了，下回再来吧。

他悻悻然想踅步打道回府，却才转身就
撞到人了，撞得他捂着鼻子想飘起脾气——

是江中铭！

吓得连连倒退脚步的任惊鸿不小心撞到